

老伴的人生

■张树勤

老伴是土生土长农村娃，
兵荒马乱来到一贫如洗的家。
庄户人家饿断肠，
没办法。
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
受传统观念影响，
没有进过学校门，
成了睁眼瞎。

五八年大跃进，
到处是浮夸，
生活无奈被送到我们家。
母亲没有亲生女，
她就代替了。
出了穷家又进穷家，
她心疼我，我可怜她，
四目相对泪汪汪，
无言答。
不能倒下。
无怨无悔撑着干，
盼着儿女快长大。
冬不是冬，夏不是夏，一年三百六十五，
一心为着这个家。
柴、米、油、盐不能少，
大小事情全有她。
上有高堂需侍奉，
下有不济事的一群娃。
难、难、难，有办法，
挺起腰杆战胜它。
当年的事情道不尽，
留作青史传佳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农家，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惠及她，
一家老幼农转非，
从此变生涯。
进城了，轻松了。
一家老小八九口，
日常开销靠什么？
到服装厂当过缝纫工，
在印刷厂里打过杂。
进城了，虽然吃的商品粮，
从不跟人家比上下。
一个钱当成二个用，
不当用的不乱花。
如此日子多少载，
都夸她是红管家。
老伴一心想着老和少，
唯独没有她自家。
邻里说她是个好贤媳，
从未与爸妈磨过牙。
父母活到近百岁，
多福、高寿人人夸。
自古道“贫穷人家出孝子”
在老伴身上体现了。
五味杂陈皆尝尽，
艰难岁月到头了。

年过半百，儿女成人立家，
四世同堂十几口，安度年华。
儿女孝顺，百依听话，
长江后浪推前浪，
孙辈一个更比一个强，
人见人夸。
辛辛苦苦一辈子，
值了。

老伴七十年人生路，
撒满了酸甜苦和辣。
自古道，人活七十古来稀。
纵观现在的好日子，
她想活到一百八，
再陪儿孙往前走，
小康社会享荣华。



追忆往事

“铁条拧”之缘

■张宜举

西屋墙角那辆永久牌老单车，收破烂的几次想买，都被我拒绝了，因它是我最爱的“伴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几十年风里雨里给我出力不少，直到本世纪的第八年它才“退休”，我不忍卖它，因它来得太不容易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看别人骑单车，就羡慕，做梦也想骑。可惜没钱买，就业余写稿挣稿费买。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攒了几个稿费也没买成。忽一日，乡里下拨一辆单车指标，一时间都争得面红耳赤。多亏德高望重的老秘书为我摆了个优先条件，说当我通讯报道员白天踏着腿下去采访，晚上写作，天不明就去周口送稿，宣传了咱乡的外部形象，他最需要有辆单车。老秘书一言九鼎，这单车成了我的交通工具，我给它起名“铁条拧”。从此我的工作如虎添翼。去周口送稿坚持3天一趟，7点前赶到，编辑老师一见车子就知道我早到了。那些年发稿率全县第一，在全市也数一数二，我连年被评为市、县先进通讯员，这也有“铁条拧”的功劳，它是我最爱的好“伴侣”。

常说“用兵爱兵，用物惜物”。我爱车如痴，就像战士爱枪，自己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采访奔波在乡间路上，归来后再累也要给车子除尘，让它锃亮锃亮的，我还用塑彩纸把车架缠得光彩照人，像个帅气小伙。遇到雨天泥路，我总是扛着它不让它沾泥，人们都说我对单车“恩爱有加”，这真是实话实说。

“永久”牌单车，别看是“铁条拧”，它给了我诸多乐趣和感受。你看，两个轮子一蹬，就蹿

好远，一握刹车把手，“吱扭”一声就停了。骑车自由，是一种悠然，一种自得之情感，想去哪就去哪，随心所欲，没任何束缚。骑上它，可以什么都想，或者什么都不想；我想的是构思布局采访的素材，力争新、短、平、实、快。骑车能活动筋骨，手、脑、眼、腿并用，是一项较好的全身运动，经常骑车，增强体质。骑车方便灵活，遇到堵车的时候，单车也能灵活地穿梭其中。再就是节能环保，不消耗任何能源。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正当我采写稿件如鱼得水之时，五年前初冬的一个上午，我去曹村采访，还未走一里路，觉得腰痛腿酸脚发麻，车没停稳我就蹲在地上，腰痛得酸溜溜的直不起。经医生检查，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和坐骨神经痛，还有肩周炎。我心里凉了半截，这可是慢性疾病。整天昼夜熬眼，久坐生病。当时潸然泪下，但暗下决心，写作不能丢。但那“铁条拧”是骑不上去，就让它“退休”吧！

这种病平时吃药，贴消炎贴，加强锻炼，也不是啥大病，但时重时轻，就是咬住牙也要采



访，我行我素的昼夜爬格子，不到零点不上床。孝顺的女儿知道我执着，花500元给我买了辆名牌单车，车无大梁，玲珑更轻便，上车不翘腿，停车脚挨地，欠缺是蹬车伸不开腿，只凭膝盖以下力，至今我已骑了5年了。

从乡领导到同事和常聊的“上帝”们，总是关切的要我骑慢点，毕竟年纪了。愚以为人老心不能老。骑车几十年不仅持续笔耕，也活力大增，又锻炼了意志。前不久进行体检，医生说我的心脏功能颇强，相当于50多岁的人，而且血压正常。经常骑车充满朝气，乐上天了！

咱爸咱妈

我是你的拐杖

■李自强



早晨锻炼经过周口监狱办公楼西侧的林荫道，看到一对老夫妇一前一后走来。老太太骑坐在三轮车上，但双脚并未蹬。而是老头在后面用拐杖拄在后车门上，不慌不忙地推着三轮前行。车子在柏油路上不紧不慢地往前滑行，老太太优哉乐哉地骑坐在三轮车上。老夫妇边走边欣赏路旁的花草树木，悠闲亦然，灿烂的霞光在他们苍老的脸颊上勾勒出了一层生动的金彩。尽管岁月在他们的脸颊上刻下了一道道印记，但此刻的老人显得更加神采奕奕。老人渐行渐远，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亦步亦趋，一步步向广场健身区走去。

晨练的人说：“老头老太太感情好

着呢！儿女远在外地，老两口相依相偎，共同生活，老太太腿有风湿病，行动不便，为了怕老太太闷，老头就买了一辆三轮车。一般不让老太太用劲儿蹬，而是他用拐杖在后面推。每天，就这样推着老伴出外转转，散散心。听到这里，我内心忽然非常地感动。

什么是老伴？老伴老伴，就是老了相伴。一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踉跄走来，感情愈加返璞归真，动情而感人。

莫道夕阳晚，彩霞红满天。在夕阳尽燃，晚霞飞扬的人生最后旅途上，老头用拐杖阐释了对老伴浓情炽烈的爱。

别怕，老婆子，我就是你的拐杖，咱们一起走！

最好的药物

■刘艳杰

我说：“娘，前年麦季回家见您瘦了很多，眼睛都塌眼眶里去了，头发全白了，脸色也不太中看，看上去明显老了很多。娘，您除了日常的饮食外，还应该多补充些增强体质、抗衰老的药物。”

母亲说：“傻儿子，你给娘胡买啥？净花钱不说，娘就是吃了这些东西，也挡不住娘老啊。你在外忙，回家一趟不容易，娘理解你的这片孝心。”

我的眼睛里突然涌满两汪泪水。

我说：“娘，您有没有听说过特别有效的药，可以有效减缓老年人的衰老呀？”

母亲说：“有，听说有这种药，娘很难买到。”

我说：“娘，您为什么说很难买到呢？是不是说这种药很贵呀？”

母亲说：“哦，小山，这种药不是说很贵，是因为很多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都不愿意给父母买啊，所以娘想吃也吃不上……”

我说：“那么好的药，他们为什么不愿买呢？也太不孝顺爹娘了吧。”

母亲说：“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他们都不忙，没时间买。再说啦，他们也嫌麻烦。”

我说：“娘，您快说，哪里有卖这种药的？我不嫌麻烦。”

母亲说：“你要是真想给娘买的话，娘也不反对，不过得耽搁你很多时间的。”

我说：“娘，看您说哪去了，啥耽搁不耽搁的，我欠您的太多了，一辈子也还不清啊，现在趁您还健在，我要抓紧时间偿还您呀。”

母亲说：“小山，你有这颗心，娘就知足了。不过，这种药你必须经常给娘买着吃，不能间断。不然的话，是起不到抗老作用的。你能一直坚持给娘买着吃吗？”

我说：“娘，您还不相信我吗？”

母亲说：“小山，不是娘不相信你，而是怕你……”

我说：“娘，您完全放心，我小山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娘，您就快说吧，这种药叫什么名字？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坚持给娘买着吃，让您活到一百多。哈哈……”

母亲说：“常回家看看。”